



源於真 李漢源

# 香港足球展望 (五)

足球總會早在1914年已經成立，也就是說，香港足球早已超過100年歷史。香港於1954年加入國際足協(FIFA)成為會員，更曾在1954年及1958年香港足球員代表台灣連續兩屆，奪取了足球亞運金牌；在那個年代，香港被稱為「亞洲足球王國」，稱霸亞洲。1960年香港足球員再次代表台灣出征羅馬奧運，在分組賽時面對一級勁旅：巴西、意大利、英國，香港隊與他們的實力相距懸殊，當時的賽果是：對英國輸2:3，姚卓然個人入2球；對意大利輸1:4，但莫振華也曾入球達成1:1，惟其後被追3球落敗；對巴西則輸0:5，雖然3場皆負，但回看過程也算是雖敗猶榮。說着香港足球以往的輝煌歷史，心中總有點不是味兒，我沒有資格去批評現今足球，作為香港球迷的我，也只是希望一些有心人、有識之士可以提供到寶貴意見，使香港足球能回復昔日的光輝。

年前中國在巴西成立足球青訓基地，希望利用這個「世界足球王國」去訓練新一代青年足球員；像中國這樣在外國成立足球訓練中心，以香港的資源而言也許未必能參考，但如果想加快足球發展的步伐，我們或者可以先成立足球獎學金，資助一班年輕球員可以到世界各地足球強國集訓2、3年，在有需要時，可以隨時召他們回港，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足球賽事；另外又可考慮成立足球訓練中心、學校，校內具備球員宿舍、課室、食堂、健身房、醫療室、活動室等等專業設施，如香港體育學院正正就是一個例子。體育學院成立後香港產



香港是有一班熱愛足球的青少年，希望我們能夠加以訓練成為明日之星。 作者提供

生了幾個世界冠軍及排名第一，成績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們的運動員也可以跟世界一流運動員並肩而排，同爭一日之長短。成立足球專業設施不但可以嘗試將香港足球水平提升到國際，同時也可以改變一般家長對足球的認識，使他們明白喜歡踢球的小孩並不只是波牛，足球員也可以是一份有前途的職業，進而鼓勵自己孩子參與足球運動。

訓練到好球員，也需要各方配合，例如傳媒。傳媒可以作出很多宣傳，報道多一些本地足球消息、球員專訪、球圈花絮等等，電視也可以直播多些本地足球賽事，令到香港重新充滿熾熱的足球氣氛。2009年東亞運動會足球決賽香港贏得日本奪得金牌，當時就是做到全城哄動，而全城哄動則自然有商家垂青足球賽事而給予贊助，一切都是相輔相成的。目前足球業界大約以3、4億左右營運，港超每隊平均大約2、3千萬，再加上政府及馬會贊助。如果我們再把整個足球「餅」做大，相信商業贊助必然會增加，而足球界從業員收入增加，足球圈必然朝氣勃勃，不會如目前般一潭死水。希望足總的「2025足球策略計劃」能順利達到目標，使香港足球可以像鳳凰般浴火重生！



方寸不亂 芳芳

# 聞咳色變

政府對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只用號碼來區分，一是易於統一識別，二是為保障病人私隱，以免遭受歧視。一般星市民，即使確診，除了家人、公司、同事知悉外，大眾無從得知是誰；然而，名人染病就不同了，無私隱可言。

坊間某名人中招，去過高級會所，令一眾會員震驚，去過私家醫院，又是人人自危。因為是名人，照片很快就給曝光了，網上起底的更多，平日愛去哪裡吃飯，愛去哪裡看醫生，愛去哪裡購物，一清二楚。

朋友看到消息，得知名人中招當天，自己也在該私家醫院做身體檢查，擔心曾和中招人共處同一空間，或是擦身而過。翌日再看清楚日期，相差了一天，才鬆了一口氣。

疫情下去醫院要三思，診所和醫院是病人匯聚的地方，無謂小病變大病。

但有些病不能不看，家中有長者氣管敏感醫治了半年，天氣一變，咳嗽反反覆覆，忽然插入個新冠肺炎全球爆發，真有點手足無措。「咳嗽」是第一檢測特徵，即使沒其他如發燒、氣喘、肌肉痛等病徵，聞咳色變，醫院不能不緊張。

正因為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日增，為安全計，長者幾經考慮，也不得不往私家醫院走一遭。南區的私家醫院佈防很嚴密，電話預約已經在分流，本來預約耳鼻喉科，但護士問症問得很詳細，一聽「咳嗽」，馬上轉介呼吸系統科。顯然，醫院對「咳嗽」是高度戒備。

醫院高度設防，裝修堂皇的正門入口封閉，只留一扇門作出口，平時的小偏門成了入口，醫護全副保護裝置，先登記再量體溫，細心檢查篩選，再作分流。醫院對呼吸系統應診者特別「關照」，核對預約記錄才准進入偏門的前線候診室。

以前繳費取藥，要到大堂後的櫃面付款，再到藥房取藥，如今，呼吸系統科病人不得進入醫院大堂，為免與其他病人交匯，付款和取藥，都由護士一手包辦，至於藥怎麼吃？要病人打電話和藥劑師聯絡。高度戒備和隔離，速戰速決。



七嘴八舌 小臻

# 人的自私狹隘是最可怕

現今時代人類是否生活太安逸，好日子過久了，忘記了人是會動腦筋才會進步。這一世代的人似乎不喜歡動腦筋主動解決問題，遇到困難總是想辦法避開或推卸責任等的消極方法來應付，俗稱：「姓賴」。

這不單止香港，台灣、歐美的政客、議員、官員、青年都一樣，出現問題不是第一時間想辦法如何解決，而是第一時間追究誰人負責？為何不是將時間用在補救上，處理好再檢討追究責任？失業推窮第一時間怪施政者，不是說政府沒有責任，但自由經濟體下的社會問題難道商界、市民本身沒有責任？政府指令，政策你完全遵從了嗎？為何責任全歸咎於人？通常會聽到一句：「你是領導人無論點都是你要預啦！」他一個預了又如何，問題仍舊在，看香港房屋問題就知道，只有團結一心，融合大眾智慧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朋友剛由幾個東歐的歐盟城市回來，說風景古蹟很美，可惜商店員工對華人不禮貌，聽到華語廣東話就黑面。不禁吓一聲，東歐都這樣？看來香港政棍黑衣人唱衰中國人成功了，可惜外國人不會分香港人定內地人，是黃種人就不歡迎了，呢個叫自作自受。

過去幾年時間中國人酷愛外遊，足跡遍天下，帶旺了全球的旅遊業，賺到不少中國人的錢。但許多國家、地區總有一種聲音——抗拒中國遊客，嫌他們嘈吵，不懂西方禮儀。中國人昔日生活艱苦沒閒錢外遊，見世面少，需要時間進步。可惜人性的自私和狹隘的度量製造出不少矛盾，一方自大不謙卑；另一方不包容，自然互相「唔順超」，最可悲是社會上一些所謂有識之士，文化人媒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做個真正行山友

平日跟朋友行山，也經常遇見不少熟口熟面陌生人，這群不相識的山友，大家迎面相視時總帶着微笑，性格開朗的會打招呼說「早！」比較內向的也和善的眼神輸送無聲的招呼，碰上三月三日天氣高爽的日子，這樣的氣氛尤其令人心曠神怡。

多年來，所到各處山頭，環境都一片清幽寧逸，行山各色人等，無論男女老少和不同種族外地人士，一致都有自律默契，老人家自動給短跑的年輕人讓路，跑步健兒經過長者身邊也輕盈閃避，人人步履輕快，上山下山，地面凹凸不平等是天雨路滑時互相照應，晴天陰天都洋溢一片溫馨景象。

沿途清潔無塵，除了幾片落葉枯枝，絕少出現過廢紙雜物。行山，空氣好，景色新，所以防疫期間，幾個專家建議行山，一呼萬應，翌日山上人龍就熱鬧起來了，那天我們便「躬逢其盛」，碰上前所未見大場面，當中還湧現不



這些人不但沒有公德心，還污染了人格。

少看來平日可能日上三竿才起床的年輕人，可是行到半途，便看到往日不曾出現過的異象，山邊角落，散佈顏色惡俗的慘淡口罩，那堆脫離口鼻後便傳播細菌的第一危險污物，敏感期間，看到怎不令人欲嘔！

那些棄置的口罩從何而來可就教人猜想了，誰會行山期間輕易把它丟去？落山之後，還得經過好一段路才到市區乘車回家，不是要單不離口嗎？丟棄口罩的肯定就不會是那些戴着口罩上山的山友，這些沒公德的人必然也曾砸物堵路，丟棄的大有可能是儲備而來的口罩，有人這樣說，大家便醒悟到，不像經常行山的那幫人，大聲講話時走動的步伐跟堵路的醜態也相似，閃爍不定的眼神，無形中已透露了內心的秘密，行山客怎不引以為恥！

新聞傳出去，以為行山的香港人沒公德心，對山友的誤會太深了，我們真要大聲疾呼：那些丟棄口罩壞心腸的狂徒，絕對不是真正喜愛大自然的行山友！



百家廊 張靜

# 隔離

2020年新春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無數人的生活節奏。舉國上下，人們紛紛停下了出行的腳步。一時之間，「隔離」不僅成為網絡熱詞，也成為很多人的生活狀態。

隨着道路交通的嚴格控制，海關口岸的陸續關閉，平日奔波往返於港深兩地的我，也陷入了半隔離的狀態。難得的生命體驗，讓我對「隔離」一詞有了新的思考。

在過往的經驗中，「隔離」通常是一個具有消極、負面意義的語彙，表示與他人、與群體、與外界保持距離，甚至切斷聯繫。但生命是需要交流的，有接觸、有往來、有消息、有呼應、有感通，才是人生的常態。所以，「隔離」往往意味着孤獨、孤立、封閉，甚至是一種懲戒。因為被迫隔離者，除了病患，大多為罪犯。

監獄是人類獨有的發明，唯有人懂得以限制自由作為懲罰手段：輕則禁足，重則判監；就連父母管教孩子，也常採用關禁閉的方式。

不過，事物總有兩面性。人有時會主動選擇自我「隔離」，因為出於保護而築起一道防線，就像把花兒放在溫室，以免受到風雨的侵襲；又如古代的長城，是為了抵禦外族的侵略；明清的海禁，亦是出於防範和自衛；但發展至閉關鎖國，則走入極端。這種自我「隔離」無異於自戕，因為阻隔外人的同時，也封閉了自己。畢竟，世界不可能隔離出一個世外桃源，那只是詩人美麗的幻想；何況陶淵明真正的

選擇不是走入桃花源，而是回歸田園，回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當然，古代也有一種自我隔離者，我們稱之為「高士」。他們遺世獨居，為的是潔身自好，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他們希望與污濁的現實隔離，但心卻「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種隔離雖然也是出於自我保護，但並不純粹是為了保全性命，更是一種精神價值的守護，故有其特殊意義。

這一次，面對肆虐的病毒，我們不得不選擇「隔離」，同樣具有特殊意義。當人成為病毒的載體，傳播就發生在一呼一吸之間。這時，我們才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所謂「息息相關」，不是誇張，不是比喻；所謂「同呼吸共命運」，也不是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人生的本來面目。病毒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讓我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更看到了生命的相依。

病毒也給我們一次沉痛的教訓，隨着疫情的蔓延，口罩已成為人們每天生活的必需品。戴上它的那一刻，不想想起老祖先的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如此樸素的真理，因為我們的狂妄而被輕慢。當人們自覺地戴上口罩，停下腳步，也許這是上天的訓誡，讓我們收起傲慢與放縱，學習克制與約束：克制我們的慾望，約束我們的言行。找到病源，才能真正防範。

其實，隔離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隔離。尤其在網絡時代，物理空間的阻隔並不妨礙我們與世界的交流；關鍵是人心不要築起屏障，否則就真的自斷出路。所幸的是，面對疫情，我們選擇了隔

離而不隔絕。愛的傳遞遠比病毒更快、更廣、更有力量。

隔離，不單是為了防護，更是一種守護：守護生命，守護家園，守護未來。

我們守住了生命的防線，也就守住了人的尊嚴。

在錯誤面前，懂得反省與自贖；在災難面前，懂得自救與救人；方能彰顯人的高貴。

隔離，與其說是大自然的懲戒，不如說是人類自新的一次機會。



火炭駿洋邨隔離營。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增強自信心

前文提到「神話」破滅，只是想提醒醒人乃至國人，要有危機感，更要有自信心，尤其在艱難時期，凝聚正能量，團結抗疫，才能更有效戰勝人類的共同敵人：病毒。

從日本厚生勞動省處理「鑽石公主號」郵輪疫情的官僚作風和疫情在韓國社區爆發、蔓延嚴重，我們看到這兩個富裕鄰國在這次防疫抗疫中的拙劣表現，不必嘲笑，更不該幸災樂禍或自滿，而應學會在我批評和檢討的同時，堅定信念，並不斷自我完善。

在過去三十年，日韓兩國國民對外予人的最大印象是，民族自尊心強，有國家自豪感，團結對外。加上經濟較富裕，令不少人嚮往。

不是馬後炮，我對這兩個國家的印象從來沒有好感，但也談不上壞感，算是無感或中性吧，只是不太明白，為什麼有些人那麼「崇日哈韓」，尤其他們是同樣富裕的香港人？

這可能跟我的工作經歷有關。早年做國際雜誌時，不時跟各個國際版本合作和交流。上世紀九十年代中，一個日本版的營業額大過當時亞太區其他八個版本的總和，可謂財大氣粗，所以，連亞太區行政總裁都不放在眼裡。但是，那個日本版在當地市場卻不屬同類刊物中最Top的，在我看來，它的內容很一般，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我們拿來

用——其逾億人口的市場規模算。

同樣，第二大市場韓國版的營業額也較高，從內容到版面倒算不錯。有一次，韓國版同事多人訪港，到編輯部交流，在會議室坐下，雙方的表情都愕然——我們看到的是清一色「大叔」，而他們眼中的卻是一隊「小女孩」。但我們都各自撐起一本可厚約四百頁的精美雜誌，跟日本版通常只有約兩百頁的厚度不同。

當然，以市場規模和營業額論，日韓版在亞太區是老大，但時任國際版總監 Francois Vincens 先生卻別具慧眼，看到香港版這個當時約十二三人小團隊的努力及其不斷改進內容的成果——銷量從同類刊物的低位在兩三年間躍升至第一位，廣告收入節節上升更不在話下。

那年到法國北部杜維 (Deauville) 召開的國際編務會議，我代表的香港版取代了以往日韓的位置，成為繼法國版、美國版、意大利版後，第四位上台發言。以往，這個位置通常屬亞太區龍頭日本版，偶爾是韓國版。

對我來說，最高興的不僅是努力的成果被看見和獲肯定，而是增強自信心。記得當時年輕的我甚至跟國際版總監說，我們的團隊比美國版更優秀。因為我們是在遠比他們少很多的預算和人力資源下做出來的；如果客觀條件一樣，我們肯定會更好。



琴台客聚 伍采采

# 烏鴉、鸚鵡和荊棘鳥

不知不覺間，我在西澳珀斯已居住一個多月了。公園裡，草地、樹枝上黑的、白的、黑白相間的烏鴉到處都是，牠們或是在草地上悠閒地散步，或是佇立在枝頭，不時在行人頭上拉下一堆排泄物，然後像惡作劇得逞後的孩子一樣「啊啊啊」地叫着逃跑；商場的露天餐廳裡，烏鴉對食客們亦是毫不畏懼，或是站在餐桌邊的欄杆上等候投食，或是直接飛到餐桌上，黑眼晴亮晶晶地盯着桌上的食物，這時候的烏鴉叫起來仍是孩子般「萌萌」的「啊啊啊」的聲音，卻又帶了幾分嬌嗔，每每烏鴉們嬌嗔地叫完，就能從食客手中討到食物。

鸚鵡的樣子長得要比烏鴉討喜，在各個國家都有人把鸚鵡當作寵物飼養，而在澳洲，鸚鵡們極少被關在籠子裡，牠們大多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市區的公園或者人們居住的社區。珀斯西部有一個很大的公園，是珀斯政府在1890年建造的，據說當初建造這個公園是為了作為禮物送給英國國王愛德華的，因此公園被命名為國王公園。在國王公園裡棲息着一大群美麗的鸚鵡，這些鸚鵡從頭部到

腹部都是桔紅色的，而翅膀和尾巴則是綠色的，牠們喜歡親近人類，很享受公園裡的遊客給牠們餵食，久而久之，變成了國王公園的形象代言鳥。隨性的澳洲人對於命名也是相當的隨性，這些鸚鵡便被當地的人們稱為「國王鸚鵡」。

我住的社區附近亦有幾個小公園，在大片大片的樹林裡住着另一類鸚鵡：玫瑰鸚鵡。這個浪漫的名字來自鸚鵡背羽上的花纹，玫瑰鸚鵡的顏色極艷麗，背上的花纹宛若一片片的玫瑰花瓣，當一大群玫瑰鸚鵡在空中飛翔的時候，簡直就像下着漫天的花瓣雨，在夕陽和晚霞的包圍中，縈繞成一個甜美的夢。當然，如果聽到牠們和其它鸚鵡一樣中氣十足的尖利叫聲，夢就醒了。

從前讀澳洲作家的《荊棘鳥》，如今到了澳洲，見識了如同孩子一般「萌」的烏鴉和美麗、甜美的鸚鵡，覺得牠們是另一種荊棘鳥，無論山火怎樣焚燒過，無論疫情給人帶來怎樣的恐慌，牠們大抵都和人類一樣，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堅守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澳洲漫遊記之六)